

5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5

3

Ch L<sup>R</sup> 9299.1142

~~Ch L 9301.114~~

T9299/114



三才圖會

地理

九章

內

府

五

卷

集

內

府

五

卷

集

內

府

五



三才圖會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地理三卷

雲間元翰父王折編輯

曾孫孫嶺重較

九邊總圖

遼東邊圖

薊州邊圖

內三關邊圖

宣府邊圖

大同外三關邊圖

榆林邊圖

寧夏固原邊圖

莊涼寧永邊圖

甘肅山丹邊圖

洮河邊圖

松潘建昌邊圖

麻陽邊圖

慶鎮邊圖



九邊總圖





九邊總說

今之四夷北虜爲急國初設大寧都司屯重兵鎮之其地

繞出山後而遼東宣府大同勢相連屬自偏頭關逾河跨

西北大虜之警守在東勝在今河套之北近河套之南又

有榆林在今延安府綏德州北境實爲六鎮後棄大寧移置都司於保

定而宣府遼東勢始分矣正統以來有司又失守東勝大

虜乃得逾河而偏頭關迤西遂有河套之虞因循既久有

司又不肯以時巡套東勝之鎮併近內地形勢愈弱於是

所賴以衛

京師防邊虜者不過遼東宣府大同榆林四鎮而已夫四

鎮所領各堡亦有精壯苟足其糧餉守備等官勤加巡哨

爲之牽連接救自足以各守地方督率耕牧從古備邊之

道也今則撫臣假調操以自固夫鎮城本爲牽連所領各

堡地方今有統屬而設今凡各堡精壯士卒盡聚鎮城名

曰調操以習攻擊實乃自爲備禦之計遂致各堡地方徒

以老弱疲病者守之虜寇縱橫無復能爲耕牧者矣將帥

假按伏以爲奸夫精壯旣畢集于鎮矣又每假按伏爲辭

調兵四出以致各堡不得備禦而堡中老弱反受供億騷



擾之苦軍士乏正支之糧而將帥等官反以尅減行糧爲  
務地方屢失糧餉屢之實此之故矣若哈密之失守土魯  
番之拒命則由近日文臣貪功置制失宜失中國之信不  
足爲慮大虜自套來者則亦不刺一種竄于陝之西海地  
方蔓延至於西寧使一帶地土不得耕種士民不得安業  
直抵洮岷頗難制禦則其勢有可慮者今惟有痛革調操  
按伏之弊堅壁固守勤加巡哨爲耕牧長計而無徂近利  
乃可爲也其治南蠻之道則在率土著良民得以自相守  
望一或不支爲之連屬附近地方策應之如湖廣之永靖  
廣西之狼兵置之不復徵調民足相死不害兵不毒民無貪  
功之文臣無貪利之武將亦不數年而晏然矣







遼東圖說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卽今廣寧以西地青東北爲營州卽廣寧以東地三面瀕夷一面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我

朝盡改置衛而獨於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是以疆場無迤北之患顧東北諸夷屋居耕食不專射

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迤北竊發頗多若大舉入寇則亦鮮矣故遼東夷情與諸鎮異要在隨勢安輯處置得宜先事申嚴防守不墮俾恩威竝立足制其心斯計之上而俘斬論功則第二義也開元廣寧竝據襟吭金復海蓋頗稱沃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未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廼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遼人每憤憤焉論者率欲截取而屢作屢輟無亦爲啓釁邊方



之慮乎他如革馬市之姦欺糾驗放之抑勒塞請開之貢  
路禁驛傳之騷繹增臺軍之月給教百姓之儲蓄專制一  
方者不得不任其責矣又按始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  
運給之有海船十餘隻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原城西老  
米灣然久廢使法行至今遼陽之匱安得至此極也明聖  
造邦良自有深意乎其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  
百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疋  
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  
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

萬五千二百一十一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二十九石六











薊州圖說

右本鎮東自山海關起西迄居庸白洋若鞏華城東西延袤千有餘里徃恃三衛爲外藩兵衛寡薄近增益漸多又分爲十區區有守備若叅將將以總兵居中都護而永平密雲昌平隆懷諸處又增置兵備道監馬密矣顧屬夷渝慮戎索解弛門庭肘腋可爲戒心則夫伐其謀以携其交修吾備而固吾圉折衝決勝其必有道乎

又城塞論曰長城應始東北乎曰應始夫 神京在燕大

寧淪失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與遼東隔絕汲汲圖營以

實後背猶懼其晚也今當先城宣大而後大城 京役處

版築之屢興則寬其諸役恐三衛之有競則啗以微資土可築則土築而磚甃石可則石劖而灰灌自居庸迄山海以爲袤遍其下列堡寨以爲援先之以京營出戍次之以招募成家此當舉天下之力以事之舉遷都之輕重以較之而不可以勞費論也

按女直永樂初歸附設奴兒干都司衛百八十四所一十四兀良哈永樂初歸附設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女直許歲一貢三衛歲二貢歲每一千六百人近有數進益貢數又



賞賜款宴給馬價何其費耶此正羈縻之道也若拒而費於攻防而費於守其費亦若相當

按朶顏在漁陽塞外福餘泰寧建州海西在遼陽塞外皆我藩籬今皆通迤北爲我邊患恐數年之後北虜見京東塞外水草蓄牧之利將并朶顏建州我東塞亦與北虜爲鄰如宣府大同矣亟諭東虜毋引賊人入室自受其害如景泰時事諸酋或有悔悟者不然憂未已也其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

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子粒米麥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布絹折鈔銀二萬兩綿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疋綿花絨六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稅糧麥豆三萬四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布一十三萬二千九百疋柿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疋海運兌軍本折米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銀二十一萬六千九百六十兩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一千一百四萬九千二百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三才圖會  
地理三卷  
薊州內三關圖說

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東西並建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神謀遠哉遠矣

成祖文皇帝靖難後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於江西徙大寧都司於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與之授官置衛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次衛各百姓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卽朵顏泰寧福餘三衛是也

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夷心畏服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於喜峯口密雲等處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嚮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此後因而添設大監叅將等官而夷情亦變詐不同然尚未敢顯言爲寇也弘治中守臣楊友張瓊因燒荒掩殺無辜邊釁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旣蕃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脅求添貢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叅將陳乾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故三衛夷情難與往日例論禍機所伏不



三才圖會 地理三卷  
待知者而知黃花鎮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戍空  
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謂更當增戍而關外閒田可  
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要害而潮河川  
殘元避暑故道充爲虜衝作橋則浮沙難立爲塹則漲水  
易淤都御史洪鍾雖曾設有關城勢孤難守今須塞川大  
建石墩數十令其錯綜宛轉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  
峯口三衛入貢之路撫賞諸費久累軍丁近聞取諸馬場  
子粒似矣建昌營自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於燕河營

乃復添設遊擊甚爲紕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  
馳擊也今偏在東隅其謂之何矧東去燕河營叅將止五  
十里西去太平寨叅將止六十里不爲贅員且掣肘乎愚  
嘗謂薊鎮在今當重其事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駐薊  
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叅將則仍舊而以  
太平寨併入建昌爲一叅將則庶乎體統正而緩急有濟  
矣且設關於外所以防守立營於內所以應援今關營提  
調旣分爲二則關獨當其害但肆爲觀望耳假令營之提  
調卽司所直之關責有攸歸其復將誰諉又本鎮額兵原



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在單弱言之寒心  
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兵設險修關嚴烽遠謀  
選將練兵足食明法曲突徙薪之計不可一日不講也又  
按偏頭寧武鴈門三關乃通南北之路爲大同太原所達  
東勝城在偏頭關西北地倚狼居胥山東勝與三受降城  
相存亡正統後東勝不守而河套漸失偏頭關因以岌岌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爲東西之援應寔陽方  
溫嶺神地義井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岢嵐一守備一  
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莫矣

右虜關所轄撞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三屬馬步  
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二千六十石新  
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承稔米三百三十石馬  
四百二十二疋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共馬步官軍一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共馬步官軍七百七十員名白  
羊口堡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十疋迤西六  
堡軍四十名

四路柏峪等口三十七共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荆關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屬春秋輪班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粒米一十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疋馱鎗馬八十疋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共馬步官軍一十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十三員名馬八十疋

內一層自東而西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一十七十三員名

例為關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二屬常守備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子粒米一千六十六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疋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共馬步官軍四百九十七員

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四十一員名



宣府邊圖





宣府圖說

宣府漢上谷郡也國初常忠武王破虜于漠北卽元之上  
都設開平衛守之置八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崖四驛  
接太寧古北口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四驛接獨石  
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平興和萬全出入嘗曰滅  
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太寧遼東甘肅寧夏則邊境可永  
無事矣後大寧旣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平失援難守宣  
德中迺徙衛於獨石棄地蓋三百里土木之變獨石八城  
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

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  
不四百里鎖鑰所寄要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  
懸遠然南阻長安嶺虜難徑下中路之葛峪大白陽青邊  
諸堡西路之柴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  
柵虜衝警屢至馬東路永寧四海冶及龍門所則三衛窺  
伺之地而四海冶上通開平大路下連橫嶺兒又要地矣  
今考塞垣所據險亦幾盡第時異勢殊有不可不爲之經  
畫者若曰補長峪城鎮邊城之募軍重浮圖峪插箭嶺之  
防守畱茂山衛京操之士以益紫荆築李信屯交界之堡



以固兩鎮此豈容已乎且宣府軍士素稱敢戰矣乃近年  
叅將都勲出境燒荒遇虜二十騎而潰關山王經前後陷  
沒此猶可諉也若滴水崖郭舉之叛及諸軍告糧而譟此  
則漸不可長况伊邇大同耳目習染可不慮哉是故有撫  
綏之將而後有節制之兵有節制之兵而後有疆圉之固  
籌宣府者此其大計矣至於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  
論蓋得權宜之術附見於後以備一時叅考云守謙曰嘗  
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芟之積多至有六七年者少亦不  
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廩僅存瓦礫場地鞠爲茂草

或勢家佃以爲業邊鎮敝壞乃至此極使遇也先火節之  
變將何以待之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有必不得已之  
事則空運之策可行也此蓋先朝所已試者又按邊軍月  
餉法曰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銀七錢在內  
者折銀六錢又曰本折間支此諸邊之通例也然春夏禾  
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苦於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  
銀秋冬粟價稍平倉廩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  
銀一錢或止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  
半月之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死也說者謂宜於歲例



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六七萬兩中熟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勿動惟騰踊之甚不可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卽於歲例內招買者補償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卽緩急亦有所濟矣

按興和在萬全都司野狐嶺之外乃陰山之脊元之中都地宜耕牧居民亦盛宣德間棄守龍門虜踰野狐嶺過宣府又開平去獨石遂失桓州興州興安宜興肥要邊地開

平四日程則有玻璃谷諸要地興和四日程則有哈刺罕之險哈刺罕卽五雲關關內諸山乃陰山之脊澗壑天塹能守玻璃谷以衛開平戍五雲關以固興和大興耕牧則萬全勢重京師益壯宣府阻山崎道守力亦勁西達不能繞而東下榆林以西虜入止以防守迂道腹裏勢不迫敵患在大同爲華戎捷徑直抵紫荆更無重險順聖東西二城爲宣府重地且邇大同陽和二城失守不惟警因都邑抑爲宣府切近之災偏頭寧武鴈門三關乃通南北之路爲大同太原所達東勝城在偏頭關西北地倚狼居胥山



東勝與三受降城相存亡正統後東勝不守而河套漸失  
偏頭關因以岌岌

又按大同地勢平行無據且增套警而腹裏間道直衝京  
輔其鎮西衛朔州諸路四衝保德岢嵐河曲及太原平陽  
甚易議者欲於三岔路口八柳樹堡嚴戍之若三關緊要  
已已之變徵調七千餘去又河南山西歲運掛籌屯糧通  
負給馬弊昔許襄毅裁占役禁掙尅恤調遣有益地方而  
梁總兵家丁雖能畏虜今反資虜近又有私賂黑毛虜洪  
事流大壞以守正居之其誠爲難矣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  
百九十五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疋屯糧六萬  
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一百五十三石有零園  
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  
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  
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大同邊總說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行故多大舉之寇西則平虜威遠  
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  
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而平虜西  
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纔出套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  
焉先年邊政嚴明警備差緩自多故已來大邊已失二邊  
之內棄爲王庭墩軍驕惰警報不明至有與虜通貨入而  
後報者他可知矣明義者曰五堡決不可不復  
高山聚落之人言愚以爲正紀綱明法

令今第一義也夫張文錦之敗是彼處置乖方而激成之  
也李瑾之死則是處文錦之事未善而養成之耳今日之  
事愚又有隱憂矣默化潛奪不震不驚爲天下回觀聽非  
豪傑之士忠義之臣其孰能任之吁可易言哉夫修五堡  
有三利焉藩屏外固內地獲安一也沃土茂田富庶可期  
二也二邊旣復宣寧等縣棄地亦可漸理三也文錦失處  
而致變後人懲噎而廢食可乎高山聚落二堡蓋在鎮城  
兩腋間實爲東西虜衝募軍分駐則按伏之費省犄角之  
勢成無容議矣顧募軍之糧所宜亟補耳北虜貢路例在



大同先襄毅巡撫時三年三貢各邊寧謐者數年往歲榆林款塞說者謂似涉和議拒而不納豈典章未諳邪夫北虜稱款難也反自疑阻然則歲歲侵暴而勞費者是當然耶河南山西歲運多不及額而屯田又多逋負是故足食之計非例外發銀專官糴買吾無策矣若夫馬之衰耗弊在各城搶兌此在軍之言當事者不可不知耳偏頭寧武鴈門三關各稱要害而偏關逼近黃河焦家坪娘娘灘羊圈子等處皆套虜渡口往來蹂躪歲無虛日尤爲難守今防守之兵半是民壯馬又小弱非太僕寺所兌者扶傷救

死之不暇責以敵愾之氣難哉或謂已巳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爲除革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夫魏尚李廣皆守雲中尚給士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便是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今之邊臣有能愛將士若此者乎先襄毅巡撫之日雖不敢擬之古人至裁占役禁掊剋恤調遣優死傷未嘗不誠心以求之是以鎮人至今不能忘焉今平日恩德既無以



三才圖會 地理三卷 十四  
結其心臨時節制又無以宣其威不幸有變遂因而爲姑  
息之政姑息必疑疑則阻威之不服而恩之不感是成驕  
悍之習雖魏尚李廣豈能馭之哉由今之道馭今之兵厝  
火積薪因以爲安吾不知大同所終也

按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  
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  
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又按成化間余子俊奏大同山西宣府一帶邊關内外文  
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  
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竟一千三  
百二十里二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  
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明年四月可以告成工  
視昔延綏修邊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

上然之卽 勅所司預備器物是奏也子俊欲以

成於邊臣而以閱實付任於科道計功筭數行之

自欲還京而以重付人蓋不近人情之甚者是後物議諠

然不平蓋有自云余子俊奏大同宣府并偏頭關等處欲  
大發兵夫修築墩臺計用糧一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防護



官軍馬用豆共八萬五千五十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  
二十五萬八千引請詳議措置奏至戶部會議軍民轉運  
疲敝未可再勞宜准已運宣府者除放支外見在者不必  
轉運卽補作宣府來年修造之數其大同亦儘見在者放  
支以候來年會計子俊原擬于山東等處添派俾足前數  
其銀以糴糧料內摘撥鹽於順聖川煎辦給用從之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舍餘土兵  
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布花屯糧屯草及京  
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八兩七錢五分

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屯草一十七萬六千  
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三十七萬二百一十束年例銀七  
萬兩例鹽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疋山西起運  
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夏秋稅糧  
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疋綿花絨八萬斤草二百四十  
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



榆林邊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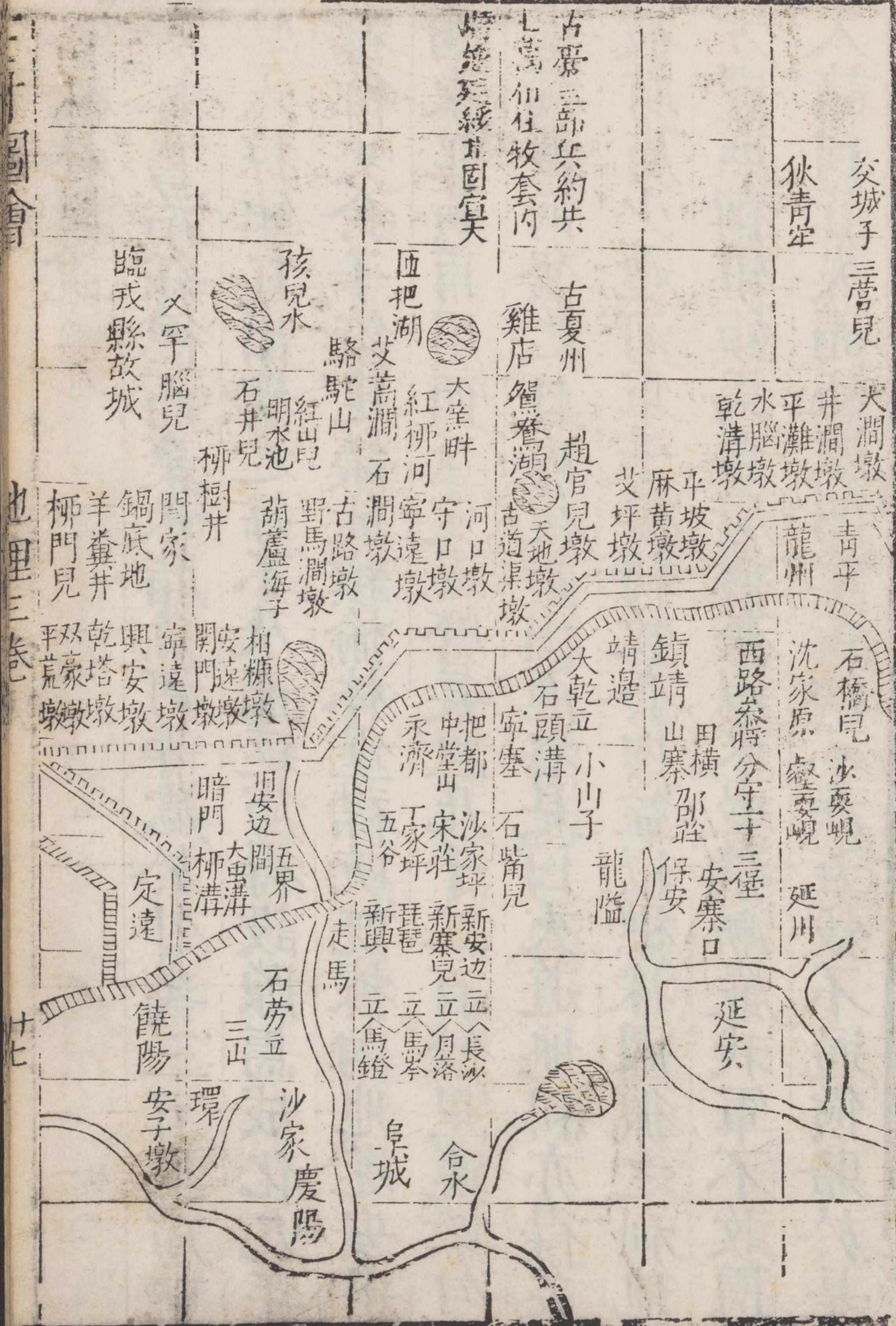


三才圖會

地理三才

十七

古寨三節兵約共  
七萬仙住牧套內  
時地延緩非固實天



三才圖會

地理三才

十七



榆林圖說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返虜得設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旣據內地遂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凡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橫截河套之口內復塹山澗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據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賂於是

一切芻糧始仰給腹裏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謠况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絀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馬得不窮困至於今日之極也嘉靖七年鎮城餓莩幾萬言之痛心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死無怨言敢勇當戰虜所素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傷哉脫有點虜窺知虛實以重兵壓境及客兵旣集日費益廣更以一軍駐魚河之地即糧



道阻絕不兩三月而榆林坐困矣今之司計者不憂積薪之火猶待燃眉之救豈知此鎮迫於寇門糧道險遠急即束手臨時雖予金如山不可食也况今鹽法已壞飛輓之計失在官糴買一費數倍戊子之歲束草價至二錢有餘他可知矣愚故以爲論榆林者急在芻糧他非所慮愚又以爲本色不復則榆林未可知也至於募軍之糧及災傷所免戶部處補自是當然何令邊臣乞哀之不已乎夫事有改作而後善者不可執一論也今三邊芻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

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於延寧其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鎮每年予鹽銀十餘萬令其糴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儻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視今日各邊有事而後徵兵請糧及內帑至則糧價正踊錙爲銖用所省又當萬萬矣套地長幾二千里橫至數百里亦漢武朔方地也唐猶內屬韓公築三城於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於河外其置烽堠千八百所所



須萬人而史云減戍此皆不可曉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西路最稱要害而安邊定邊連接花馬池更爲衝劇築牆設險事有不容已者若沿邊困憊之邑唇齒相依當擇賢令旌以異等令其撫綏招來庶幾可以保全乎

按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楊鼎上疏曰阿羅出作牧河套日入寇掠始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

水次沂流僨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議竟沮不行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疋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寧夏固蘭圖





寧夏固蘭圖說

寧夏亦朔方地也鎮城所據賀蘭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人易爲生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衝是故窺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徑矣築牆畫守始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楊一清王瓊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耶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響石

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則堂奧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悉欲收保而無由也嘗聞之弘治以前虜住套不常間有連歲不入者我邊每歲於河凍時決其出入入則戒嚴出則解嚴蓋水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渡數萬立濟經年住套安爲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日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適其利涉之境遊騎出沒無目無之宜乎延寧固靖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籌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叅遊移總制居



之分屯重兵于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  
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堡此不惟得  
扼吭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  
武以來虜出入河套往來甘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杭雄敗後遂以山前爲通衢趙瑛周尚文禦之皆敗由  
此不已愚不知寧夏所終也或曰舊墩瞭望直出山外有  
驚卽聞易於遏絕今皆廢矣或又曰赤木黃峽等口舊皆  
疊石固塞防守有人今亦不然是以莫之禦虜也夫敗軍  
法背水陣也嘗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

其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濫觴稍已解弛至  
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  
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百  
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遠關而城平虜棄地蓋  
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善謀者一至  
是乎若山南作塹以遏西來之寇則得之矣中衛偏在西  
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  
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  
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涼靖固中衛俱安枕矣嗚呼豈易



言哉豈易言哉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于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而響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

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蹈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芻糧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期以填實此地而王瓊移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食足兵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能言之



體權盡變存乎其人焉耳

寧夏鎮屬衛二所四營四堡一十有八備禦馬步官軍三萬七百八十七員名馬四千一百八十疋糧料二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七石有零民糧四千六百九十石有零草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餘束

固原屬衛三所四營一堡一十五馬步官軍二萬八千八百三十員名馬八千六百七十三疋糧料一十三萬九千九百一十五石折色糧折草一十四萬九千五百八十兩年例銀五萬兩草三十二萬八千一百三十七束布五萬七千九百四疋綿花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四斤京運年例銀五萬兩



莊寧涼永圖



靖遠





三才圖會  
地理三卷  
莊涼寧永圖說

按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琚奏延綏慶楊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踈兵備稀少以至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鹹石海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

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上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移徙從直道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邊之長策也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二千四百六十七疋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一兩一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



十四束布一萬一千一百八疋綿花四千一百六十五斤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馬  
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疋糧料三萬三千四百一石有零  
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一  
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  
五十四疋棉花七千四百六十四斤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  
二千五百二疋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  
民運本折色糧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八分鹽糧一

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  
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  
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疋綿花八千四十五斤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疋  
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

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

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  
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六疋棉花三千七百一十五斤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名馬一千三百三  
十九疋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運本折色糧銀  
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  
一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  
零四疋綿花三千  
一百五十一斤







甘肅山丹圖說

甘肅即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  
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  
餘里至涼州爲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  
至甘州爲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  
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  
密等處則皆燉煌郡地也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  
迺以嘉峪關爲限遂棄燉煌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  
爲西寧衛古曰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

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  
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  
已難况茲凋敝之餘非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爲之且哈  
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成化以來陷于土魯番恢復之議  
至勤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可例以往  
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譬之垂死之人身不自  
持縱令復國豈能固守此一難也恢復之計曉諭不從必  
煩聲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試言今日可復能爲襄毅深  
入之事乎此二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爲藩蔽也



今不能矣立之何益是故哈密者昔爲要區今爲散地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耳當緩一也哈密轉徙之衆已長子孫身事讐國遺我以難是彼無共天之義我有同舟之急此何爲乎當緩二也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狀議論無已是以夷人視之爲奇貨以爲中國一日不可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今日送金印明日還城池譬之以果啗兒舞弄在手假令自今不復言哈密恢復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

命乎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于土番安定等衛破于海賊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于哈密乎當緩四也審于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迤北連寇盤據西海吞并屬番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其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南番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自兩犯其肅以來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海上之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制瓦剌此千載一時也倘



有成績卽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起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據西海散處河岷何如耶矧以虛糜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得失利害不較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敝矣二千里內計丁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腴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克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

政農桑薪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振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于戶部催科便于本省是或一道也西



寧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另設叅將易瓚之議是也若我

成祖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騷擾無益若給符限年勒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道也嗚呼病于塞而求通傷于困而思起今日之甘肅豈一事耶舉其大者聊以見緩急而已

按往時恃番爲藩虜猶有忌今大被殘戮率爲所收臂指益多爪牙加利矣重以逋回寄寓所在成丘一線阨途譬諸喉咽有物爲梗喘息弗繼矣故覈實政以屯田修農事以積穀相泉脉而鑿井不可以一夕弗講也

按甘州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地倚合黎山山丹界甘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曰亡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姿

本朝設行都司於甘州以肅州爲都司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強胡要塗關外卽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煌燉地土番所居西北有鎮夷所尤孤



危其地雖險溥於鹽利華夷欲之

甘州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  
八千七百五十一疋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有零  
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  
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  
四百八十九束年例銀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馬  
二千七百七十八疋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  
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兩五錢鹽糧四

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  
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疋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  
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十石有零民運銀一  
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  
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  
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斤毛襖五百六十二領







洮河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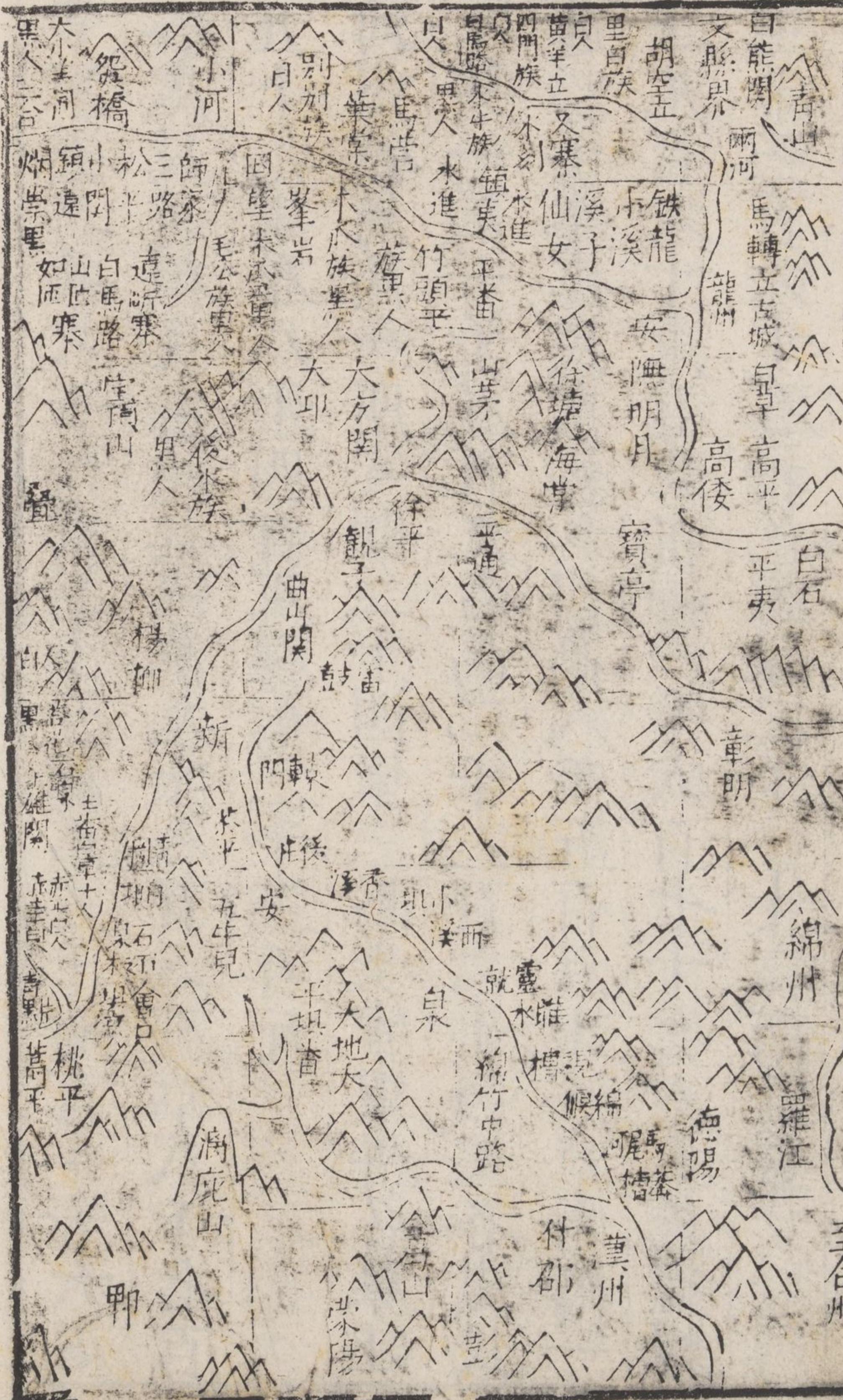
謹按洮州鎮皇蘭峙其南黃河經其北有長城之險河州鎮東遶洮河西峙積石南盤雪嶺北距黃河此皆天造地設以屏翰全陝者也昔嘗陷於吐蕃今皆歸我版圖設官分職鎮以重兵但其地竊近番虜人性勁悍好習弓馬以畋獵爲生茲雖設憲臣於岷州屯戍卒於重鎮恐承平日久人心懈弛况邇者俺酋禮佛建寺盤據河外往來張掖酒泉威劫屬番睥睨茶馬官是地者其預防之策可容已乎可容已乎其洮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

官軍士兵共六千九百七十五員馬三千七百一十六疋各處民運糧民屯糧共三萬九千八百六石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三百斤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併召募壯丁共一萬一千五百九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疋各處民運糧併本處民屯糧共四萬八千五百五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屯草折糧一千六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銀二千一十二兩五錢



松潘圖





建昌圖



九日三

北地三

四七



松潘建昌圖說

謹按天全六番等處無險而險在雅州故禁門紫石二關以雅州所屬之巴蜀地居極高而烏蒙特甚烏蒙南臨六詔東控諸蠻故畢備諸種羅羅土獠蠻夷人悉聚疊州生吐番界四川松潘陝西洮州之中且東接陝西岷州其地山多層疊番虜出沒爲患不細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七十畝主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十九

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零原額鹽銀七萬八十四兩零

茂州衛疊溪威州灌縣四路主客官軍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二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十萬三千九百七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十萬三千九百一十七石

安綿壩底石泉四路各官軍兵六千四百五十二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麻陽虔鎮圖說

按圖考牒贛東南境蓋界閩汀漳廣韶潮惠慶諸府地重巒復嶺巖峭峻絕綿歷盤紆奚啻千里其人皆依負險阻剛獷頑悍矧今所稱大帽岑岡高沙下歷瀕瀕橫江諸巢穴唇齒車輔脉絡貫通兵之用本不易加以財力訥乏拘攣牽顧益難矣全賴 皇靈震疊臺憲修明牧宰威懷本強內實則先聲屈折馴擾彈壓淺淺革心矣故標本緩急內外療治醫國者必致詳焉

麻陽虔鎮轄布政司四府九州一縣六十有五衛七屬所二十有二通共官六百一十四員軍三萬八千七百一十三名寨隘共二百五十六處



三才圖會

地理四卷

黃河圖

長江圖

廣東沿海圖

雲間元翰父王圻纂集

曾孫爾復重較

河源圖

漕運圖

福建沿海圖



黃河圖

斗山圖

黃河圖

出野四卷

黃河圖

斗山圖

黃河圖

黃河圖













黃河源圖



三才圖會

也里木

五

三才圖會

地理圖卷

四



古今治河要畧

賈讓治河三策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爲境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排水澤而居之湛溺固其宜也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北入海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旱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謂之中策若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歐陽修曰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漸壅乃決上流之低處此勢之常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所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愈害多而利少

歐陽玄至正河防記治河一也有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灤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



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潰潴生湮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爲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翔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攔頭馬頭等埽其爲埽臺及推捲牽制薶卦之法有

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棧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者舊常爲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源也曰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

宋濂曰夫以數千里湍悍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爲隊則力全莫敢與爭若分爲十則頓損又各分爲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



胡子曰茲論固然然又當因勢否則宋人回河之患可鑒已  
劉天和曰河之水至則衝決退則淤填而廢壞閘座  
衝廣河身阻隔泉源害豈小耶前此張秋之決廟道口之  
淤新河之役今茲數百里之淤可鑒已議者有引狼兵以  
除內寇之喻真名言也故先朝宋司空禮陳平江瑄之經  
理亦惟導汶建閘不復引河且於北岸築堤捲埽歲費億  
計防河北徙如防寇盜然百餘年來縱遇旱涸亦不過盤  
剥寄頓及抵京稍遲爾未始有壅塞不通之患也惟汶泉  
之流遇旱則微匯水諸湖以淤而狹引河之議或亦慮此

然國計所繫當圖萬全無已吾寧引沁之爲愈爾蓋勞費  
正藝而限以斗門澇則縱之俾南入河旱則約之俾東入  
運易於節制之爲萬全也若徐呂二洪而下必資河水之  
入而後深廣惟當時䟽濬慎防禦相高下順逆而利導之  
河源說

按漢使張騫持節西域訪河源以爲二水發葱嶺趨于闐  
漚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  
源得之悶磨黎山世之論河源者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  
至元如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



其說如圖所載還具以聞其弟濶濶出授其說翰林學士  
 潘昂霄撰為記而臨川朱思本於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  
 藏梵字圖書譯之與潘互有小異俱出元史黃河本東北  
 流歷西蕃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流  
 過虜境凡二千五百餘里始轉河東又南流至蒲州凡一  
 千八百餘里通計屈曲九千餘里而張騫所訪乃在其西  
 萬里外蓋為吐蕃遮隔不得假道故也世之受蔽於外舍  
 近求遠者何以異此朱思本姓名因河源記始傳其為圖  
 與所記山水道里不少差舛特存之以代輶軒之對或言  
 天下之山皆原於崑崙今觀之圖豈足與辨未能實詣而  
 徇傳聞不獨於山然也

又

朶甘思之東北鄙有大雪山自腹至頂積雪常不消山最  
 高即所謂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約計二十日程河  
 行崑崙南半日程又四五程至濶即及濶提二地相屬又  
 三日程始至四達之衢是謂哈刺別里赤兒崑崙之西人  
 跡罕到多處山南其東山益高地益下岸亦益狹有狐可  
 一躍過也又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細黃河又兩日



程有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州隸河州元所置吐蕃宣慰司也又四日程始至積石禹貢所謂導河積石其地也又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又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又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過北十渡至鳴河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南又東行卽東勝州也世言黃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里也 睿夫曰言河源者惟此二說爲近余旣刪次河源爲圖記復做經

修詞曰河源于星宿海涯爲二澤流合三山岐爲九度行二千餘里經崑崙山由山南又合二水北流折而西復過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又北行二千餘里至於積石

### 九曲考

黃河出星宿海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自西而東合諸流水其流漸大行二十日至崑崙繞崑崙西南折而東而北而西又繞崑崙之北又轉而東北行二十餘日歷雲中九原至大寧始入中國道崑崙山名地首上爲權勢星一曲



也東流千里至規共山地名地契上爲距樓星二曲也邠南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爲別符星三曲也邠南千里入隴首抵龍門地名根上爲官室星四曲也南流千里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爲卷舌星五曲也東流貫砥柱觸淤流山名地喉上爲樞星以運七政六曲也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爲紀星七曲也東流至大伾地名地肱上爲輔星八曲也東流至絳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爲虛星九曲也

長江圖



























長江出岷山其原實自西戎萬山來至嘉州而沫水自雋  
 州大渡河穿夷界十山以會之至淑州而馬湖江會之至  
 重慶而嘉陵江自利閬果合等州會之至涪州而黔江合  
 南夷諸水會之至萬縣而開江水自開達等會之然後總  
 而入峽是江自峽而西受大水凡八及出峽而下岳陽則  
 會之者洞庭河所受南北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鄂渚則會  
 之者漢口所受興元諸水也又自是而下黃州東四十里  
 則會之者巴河也又自是而下九江則會之者彭蠡今名  
 鄱陽河所受江東西諸郡水也又自是而下則會之者浣



水所受淮西諸水也然後總而入海是以自峽而東又受大水凡五畧天下之水會於江者居天下之半其名稱之大而可考者凡十有三故曰江源其出如甕而能滔滔萬里入海而受者衆也

漕運圖



漕運圖

地理圖考

卷







東



北



漕運說

瓜州歷漕府有二百里抵南口閘南口又幾二百抵淮口  
清江清江三百里抵呂梁洪中歷黃家李家武家溝諸淺  
呂梁水最險七八十里歷徐州洪徐州約二百里至謝溝  
合昭陽之水又約五百里至沙灣張秋張秋幾三百里過  
臨清臨清約四百里經滄州界又稍上三百餘里至衛河  
由天津稍下約三百餘里至張家灣共四千餘里水淺動  
必四五月方達京師通計天下兌軍糧米運赴京通等倉  
支放者歲額四百萬八千九百九十八石九斗九升三合  
兌軍三百三十萬五千餘石支運七十萬餘石

兩淮運司有開河銀每引一張徵銀三分每年共計引課  
七十餘萬徵銀二萬一千餘兩 我朝舊轉運至周忱變  
爲兌運至滕昭變爲長運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諸侯  
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  
都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如禹貢所載青州則自汶達濟  
徐州則自徐達河蓋天子賦其方物而所運非米也春秋  
以來其法始詳秦饋粟於晉自雍及絳吳開溝於邗自江  
達淮然不過借之以濟一時之急耳自秦攻匈奴使天下



飛芻輓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致一石而民於是告病矣  
漢都關中調度悉仰山東然其費甚省也自武帝有事四  
夷于是引渭穿渠置六輔渠以便漕路而經費漸廣焉唐  
之都猶漢而粟取於江淮故運道所經止於河渭江南之  
粟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口之運  
入太倉於法爲便其後李杰開梁公堰齊澣開廣濟渠盧  
暉開通濟渠常堅開廣運潭而惟恐運之不廣矣汴宋漕  
運分爲四路江淮之粟自汴河入陝西之粟自黃河入陳  
蔡之粟自惠民河通之京師之粟自廣濟河通之蓋其都

四通八達之地故漕運爲便所可恨者改轉運而爲直達  
之法也元建都於燕而漕運則由海道二十六年始鑿會  
通河然汶渠雖開而海運如故則元之取足於海運者多  
矣國初定鼎金陵惟遼餉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二十  
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會通遂淤永樂間肇造北京  
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至陽武發河南山東丁夫陸  
運至衛輝仍用船由御河水運至北京後同知潘正建言  
始命工部尚書宋禮復開會通又命刑部侍郎金純自汴  
城北金龍口開河分水達魚臺縣塌場口以益漕河其後



平江伯陳瑄繼理而濶色之用老人白英策築壩于東平  
州之戴村社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入海故道令盡出南  
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浚濟寧臨清之河築平望  
高郵之堤鑿徐呂二洪之巨石浚儀真瓜州之潮港開白  
塔之河疏清江之浦自徐至於臨清建閘四十有七以蓄  
洩水自淮至於通州置舍五百六十八居卒以治緣堤置  
倉於淮安徐州通州以便轉輸于是江淮一帶萬里通津  
尺寸之水盡爲國家有而直沽之海運遂廢矣都河洛而  
思禹功宋司空陳平江之績亦遠矣哉顧揚州一帶止於

邵伯白馬等湖濟寧一帶止於昭陽南旺等湖所慮旱魃  
爲災諸泉不應則會通恐非常恃之道元亦借黃河水以  
濟之而近來患在於河至不淤且決故劉莊襄有引狼兵  
除內寇之諭河之不可濟於運誠消長相持之勢也或云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裏河患淺練湖高據宜厚所瀦而  
時洩之又云濟寧地獨高宜增金口埧規制遏泗水以注  
濟寧又云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郭村至徐州出沛縣以  
益二洪又云自開封祥符迤北七十里開鑿通衛河出淮  
又云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河勝新河出江或自孟瀆











橫州界

百隆堡

洪崖營

西鄉巡司

三海嶺

靈山縣

還秀橋

烏家湖

林塘巡司

千萬山

儒學

乾禮寨

高仰巡司

華水營

管界巡司

天涯馬駒

二分嶺

西至分茅嶺界

防城營

欽州

如黃巡司

沿海巡司

冠頭嶺

長墩巡司

界嶺頭

雷州府境圖

東至大海崖界

北至高州府

儒學  
遂溪縣

湛川巡司

通明河治西

城月湖

廣積倉  
雷陽驛  
雷州衛  
雷州府  
海康縣  
儒學

黑石巡司

蓋海巡司

錦囊所

海安所

南至海



石城縣界



高州府境圖

東至肇慶府陽江縣界

北至廣西梧州府



三十一

地理四卷

十一



北至韶州府

廣州府境圖



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

峯溪縣界



西至雷州府海康縣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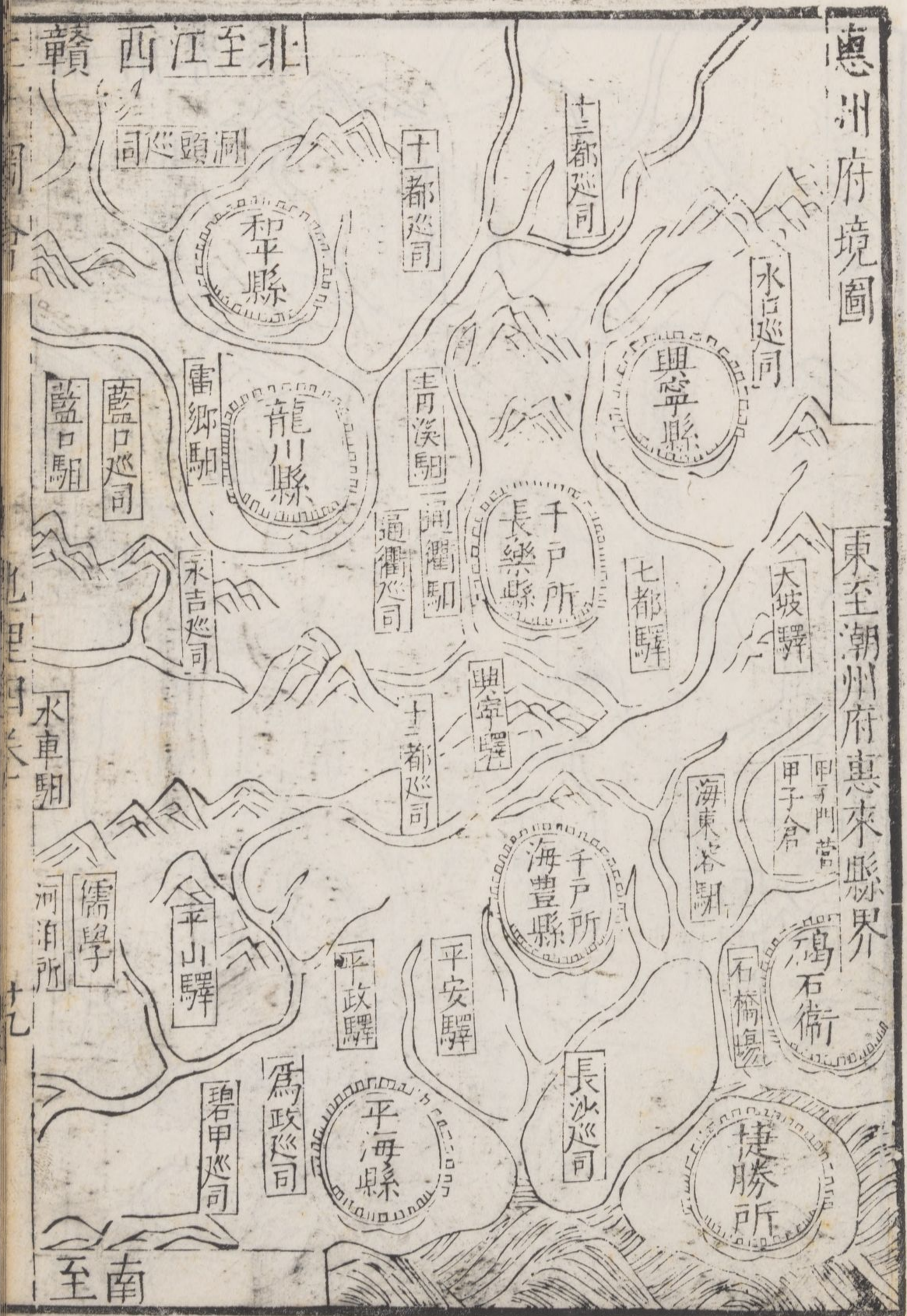
海洋界



英德縣界



惠州府境圖





州府界



潮州府境圖







### 廣東要害論

廣東列郡者十分為三路西路高雷廉近占城滿刺諸番  
 中路東莞等澳水賊倭寇不時出沒東路惠潮與福建連  
 壤漳船通番之所必經其受海患均也故舊制每歲春汛  
 各澳港皆設戰艦秋盡而掣回泊水寨至今日則不然倭  
 奴衝突莫甚於東路亦莫便於東路其次則南頭等處又  
 其次乃及高雷廉三府勢有緩急事有難易分兵設備亦  
 當因之故舊例戰船中東二路不過二十艘今則各宜增  
 益而柘林為尤甚蓋柘林去水寨一日之程警報未易猝



達寇若乘虛而入柘林危矣無柘林是無水寨也官兵每  
秋掣班必以柘林爲堡控賊咽喉附近大城所軍互爲聲  
援庶保無虞焉耳嘗聞南洋灣鄉夫在於東路屢勝真倭  
烏艚船子弟兵昔在中路首擒亞八此皆宜素養者也編  
號定甲更番作息無事則隨宜農商以養其財聽用則時  
使休閒以養其力有警則預給工食椎牛醞酒以養其氣  
恩威相濟務得其心有不戰戰必勝矣雖然亦未也沿海  
港口賊舟何處不可衝入斷賊入路策之要也奸民與賊  
交通餽之酒米餽之衣服餽之利器斷賊內交策之要也

海防者不可以不知

瓊館論

天下郡邑濱海者有之未有若瓊之四面環海者其東西  
廣九百里南北一千一百四十里長山峻嶺生岐熟三黎  
錯居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群崗之中定安尤險郡  
邑封疆反四面而環列占城暹羅諸番西南外峙東北又  
與閩浙諸洋相通稍或撤備則門庭皆勅敵矣廣東處南  
海之邊而瓊又當其南實南徼之要害也

國朝設府統州縣十三復設海南衛統內千戶所五外守



禦千戶所六各海口咸置烽堠瞭戍指揮部軍統轄之名  
曰備倭巡捕巡司散布分列海寇望幟而知有備然黎防  
之制瓊澄臨樂文定諸地舊置營戍事久寢弛元有烟鑑  
不可不戒也近因辛丑之亂舉兵討平珠崖駐設叅將事  
雖大定而險終在黎未爲吾有議者欲於羅活崗據以重  
兵遲以歲月置官兵鎮之其陵水要區之鄰於崖者則界  
以十字路斷其往來竄伏更於黎衆民稀如感恩者繕城  
郭甲兵以衛之噫必如是而後爲久安之計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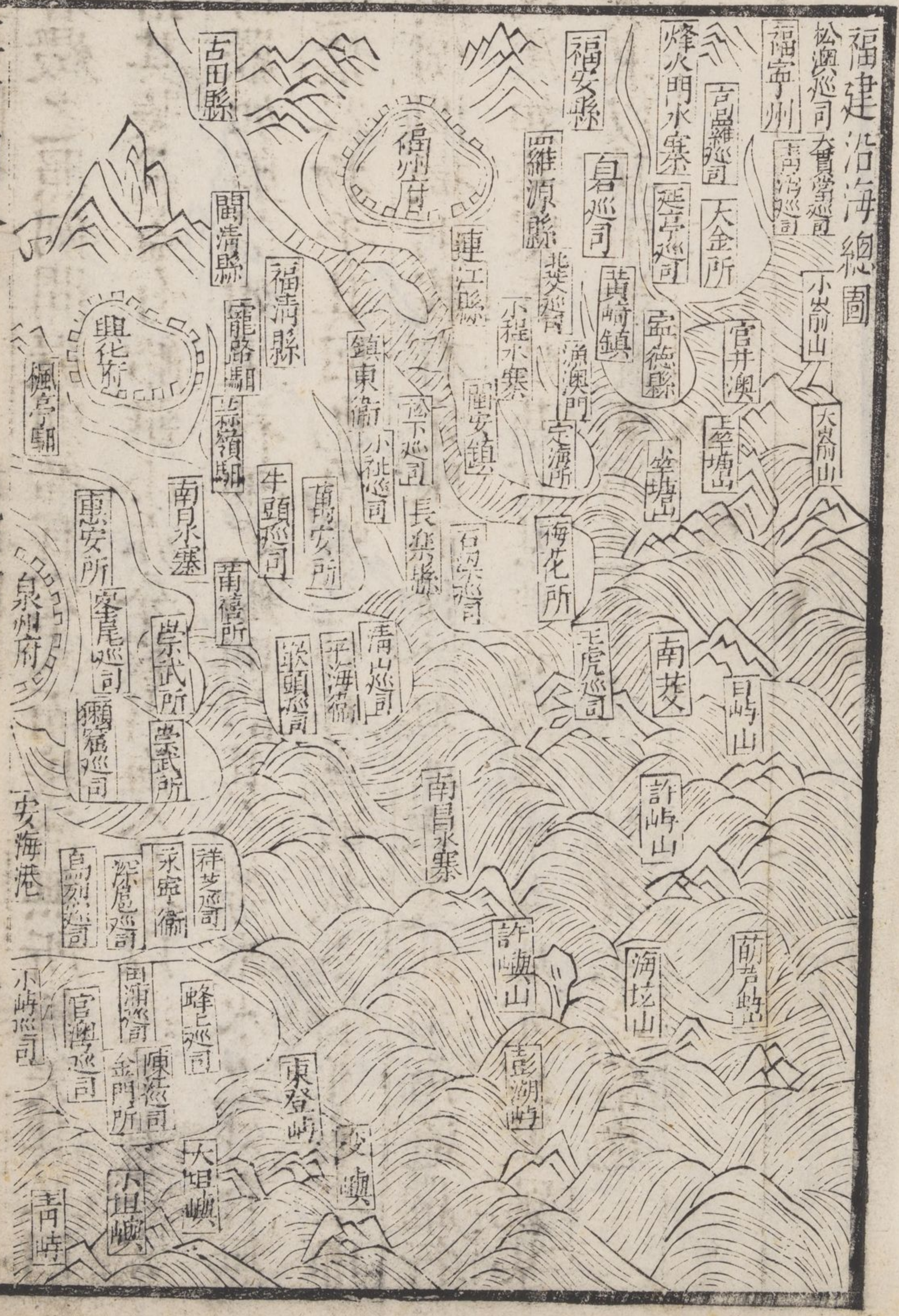
廣福人通番當禁論

倭奴擁衆而來動以千萬計非能自至也由內地奸人接  
濟之也濟以米水然後敢久延濟以貨物然後敢貿易濟  
以向導然後敢深入海洋之有接濟猶比陞之有奸細也  
奸細除而後北虜可驅接濟嚴而後倭夷可靖所以稽察  
之者其在沿海寨司之官乎稽察之說有二其一曰稽其  
船式蓋

國朝明禁寸板不許下海法固嚴矣然濱海之民以海爲  
生採捕魚蝦有不得禁者則易以混焉要之雙桅尖底始  
可通番各官司於採捕之船定以平底單桅別以計號遠



者燬之照例問擬則船有定式而接濟無所施矣其二曰  
 稽其裝載蓋有船雖小亦分載出海合之以通番者各官  
 司嚴加盤詰如果採捕之船則計其合帶米水之外有無  
 違禁器物乎其回也魚蝦之外有無販載番貨乎有之即  
 照例問擬則載有定限而接濟無所容矣此須海道嚴行  
 設法如某寨責成某官某地責成某哨某處定以某號某  
 澳束以其甲如此而謂通番之不可禁吾未之信也









北抵永

泉州六境圖



東抵仙遊界

王嶺



僧綱司 布政司 道紀司 稅關



福界



興化府境圖





北至建寧府



福州府境圖

東至連江縣界



南



政和縣界



西至延平府龍溪縣界

福寧州境圖



錢大王舖 清灣巡司 倒流舖

福寧州







勢必趨於圍頭峻上圍頭峻上乃番船停畱避風之門戶也附海有深扈福金哨守之兵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勢必趨於福興若越於福興計其所經之地在南日則有岱墜湄州等處在小埕則有海壇連盤等處在烽火門則有官井流江九澳等處此賊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會兵守此則又不敢泊矣來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濟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將有不攻而自遜者况乘其疲而夾方攻之豈有不勝者哉

福洋五寨會哨論

烽火門水寨設於福寧州地方以所轄官井沙埕羅浮爲南北中三哨其後官井洋添設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有五 小埕水寨設於福州府連江縣地方以所轄閩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寨當會哨者有三 南日水寨設於興化府莆田縣地方以所轄冲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三哨而文潯港哨則近添設於平海之後是在南日當會哨者有四 浯嶼水寨設於泉州府同安縣地方上自圍頭以至南日下自井尾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有二



蓋銅山水寨設於漳州府漳浦縣地方北自金山以接浯  
嶼南自梅嶺以達廣東大約當會者其峭有二  
由南而峭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南日南日會  
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矣  
由北而峭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南日南日會  
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矣峭道聯絡  
勢如常山會捕合併陣如魚麗防禦之法無踰於此

### 福寧州論

八閩之地二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

是也寇門嬰衝晉江之深尾獺窟興化之中心平海龍谿  
之海門漳浦之島尾南靖之九龍寨溪皆是也然莫有如  
福寧州之尤險者蓋大地情勢自西北而東南至於福建  
盡之美而福寧尤在福建之東南突出海中如人吐舌然  
其左爲甌括海居東面其右爲福興海居南面福寧獨當  
東南北三面之海倭船入寇必先犯此水寨之設職此之  
故也舊寨在州東北五六十里三沙海面永樂初所置抽  
用福州中左二衛福寧衛大金千戶所軍守之秦嶼羅浮  
宮芥洋胥屬焉正統間焦宏倡議風濤難泊徙今松山之



下必復舊而後可

廣福浙兵船當會哨論

大海相連地畫有限若分畧以守則孤隔受敵勢弱而危  
陳戢捕之謀能不有賴於相須乎愚考入番罪犯多係廣  
福浙二省之人通夥流劫南風汎汎勾引夷船由浙而下  
達於福一蔓延於興泉四方無賴又從而接濟之向導之  
若欲調山勦捕攻東則竄西攻南則逃北急則潛移外境  
不能以窮追緩則旋復合夥有難於卒殄此夷船與草撒  
船之大勢也又有一種奸徒見本處禁嚴勾引外省在福

建者則於廣東之高潮等處造船浙江之寧紹等處置貨  
糾黨入番在浙江廣東者則於福建之漳泉等處造船置  
貨糾黨入番此三省之通弊也故福建捕之而廣浙不捕  
不可也廣浙捕之而福建不捕亦不可也必嚴令各官於  
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  
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  
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  
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遇有倭患互爲聲援協謀會捕  
賊勢豈有不孤窮而海患豈有不戢寧者哉







